

赤子之心， 原不過不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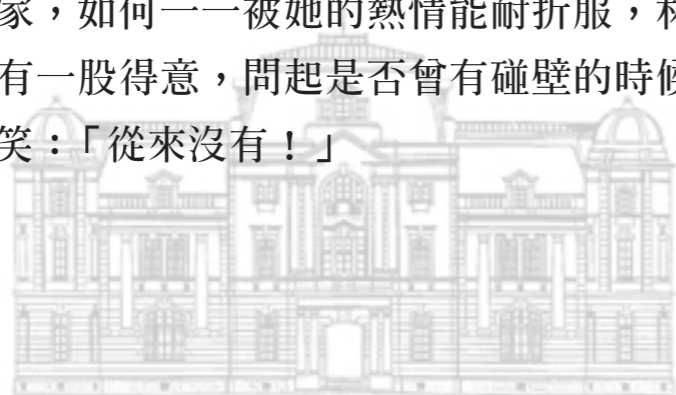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訪「文邑二手書店」店長林冠旻

| 閱讀場域

Enduring the Innocence

| Reading and Space

藏書，是人的思想價值延伸，對她而言，越是刁鑽的人，意味著藏書越有品味。談起刁蠻的老人家，如何一一被她的熱情能耐折服，林冠旻自有一股得意，問起是否曾有碰壁的時候？她大笑：「從來沒有！」



文：李鴻駿
攝影：吳脩

隨著交通的改善，宜蘭和臺北的距離大幅地縮短，但隨之而來的焦慮並無減少，深受困擾的 8 年級生林冠旻，選擇以開設書店，將前輩們珍藏的書籍，有了傳承的所在，做文化建設的工人。

踏入書店，視線掃過，很難不被天心的寫真集所吸引，旁侍在側的《亞洲的智略》與《新列國志》，嚴肅議題，都在一抹淺笑中輕盈起來。

「我把天心那本視為文物啦！這是某耆老夾在一堆政治書裡捐給我的。」回話的是林冠旻，正港宜蘭羅東囡仔，同時也是「文邑二手書店」店長、地方雜誌《加禮遠》總編輯、羅東高中辯論社指導老師、善牧學園素養課程教師，以及宜蘭地區政治與非政治的文化顧問。

頭銜眾多，滿滿都是責任。身為 8 年級的中段班，林冠旻選擇把日子過大，一日當三日用，究其原因，她輕描淡寫：「生病。我常覺得自己明天就要死了。」

會讀書的 8+9

林冠旻的人生分水嶺，在 19 歲那年。自喻 19 以前是「會讀書的 8+9」，蹺課、打群架不在話下。林冠旻笑道：「大家被叫去學務處，只有我不會被懲處，因為我會讀書。」在她看來，「讀書至上」的升學主義，與 2006 年雪隧開通有關，當臺北宜蘭成爲一日生活圈，宜蘭反而淪失主體性，成爲首善之都的邊緣區：「大家爲了升學都很焦慮，比臺北人更焦慮，因爲只要再努力一點，你就可以去臺北了。」

城鄉的差距，原以爲遠離家鄉便能拋諸腦後，林冠旻說：「直到生病後，我被迫留在我討厭的宜蘭，發現有很多鳥事，這促使我思考那種討厭是什麼，可能是城鄉差距、知識水平，也可能是對文化建設的忽略——至少，我要更了解這個地方，才可以公平的討厭它。」

逢九有變，19 歲的這場大病，迫使林冠旻生命急轉彎。在家靜養的一年，彷彿重新開機，無論是身體的，還是思想的。她自認逐漸左傾：「生病之後，我覺得自己必須站在弱勢的一方。」至此以後，她當過體制外教育機構的教師與輔導員，她知道「問題學生」，其實只是不適應體制、被排除在外的常人；也參與藝文團體，瞭解到組織化對地方工作的重要——然而，她卻未曾意料，不遠的將來，她將以書店爲媒介，重新認識宜蘭。

以書店，承接意志、溝通城鄉

2018 年的大選公投案，保守勢力逆襲而來，林冠旻再次觀察到世代、城鄉之間知識水平的落差，如何弭平這道鴻溝？左思右想，書店便是她的答案。翻看她在開店那年寫下文字：「我必須回來拋出『如果閱讀本身就是目的呢？』這個問句，我必須讓



閱讀和升學脫鉤，讓書和目的切割。」又以薛寶釵的話「所謂赤子之心，原不過不忍二字」自況與自勉。

不忍，是對家鄉的入世關懷，2020年疫情襲捲全臺，大學4年級當時的林冠旻，毅然於羅東鎮國華街開立「文邑二手書店」。她以募集的方式，向同學、大學教授們收得二、三千本書，消息傳開，越來越多的愛書人，主動授意捐出一櫃又一櫃的珍貴藏書。

林冠旻分享其獨有的「以人選書」模式，早期宜蘭在前縣長游錫堃以「文化立縣」作為理念，當時代過去，這些有思想的老人家，卻苦無合宜相處的晚輩：「我跟他們聊好幾個小時，他們也在考驗我對政治文化的關懷。聊得來，他們才願意把書給你。」她指向身後一櫃原文藏書，來自一位戒嚴時期的留美知識人，其開設外文書店的夢想，晃眼數十年未成，遂把30幾箱的書通通捐贈給書店。

店內一區為小說家李榮春的侄兒、李鏡明醫師的藏書。透過整理他的千本藏書，林冠旻發現這位素未謀面的李醫師，著實是位浪漫的人。在一本名為《團體諮商學》的扉頁，他寫道：「在燈光下看孩子們玩彈力球，突然感覺到世界的偉大，我的渺小。」

「我整理這些書，然後把有藏書章的地方剪下，從李鏡明、醫科李鏡明、醫師李鏡明，最後再剪到李鏡明診所——我將這些藏書的扉頁寄還給他女兒，這也是我能做到的照顧與交代。」她說。

藏書，是人的思想價值延伸，對她而言，越是刁鑽的人，意味著藏書越有品味。談起刁鑽的老人家，如何一一被她的熱情能耐折服，林冠旻自有一股得意，問起是否曾有碰壁的時候？她大笑：「從來沒有！」語畢，又補充：「其實這些前輩也會焦慮，他們也想將意志傳承下去。」



文邑二手書店店長林冠旻。



文邑二手書店藏書相當豐富。

斜槓多工，該做的事就得做

無論選擇大疫之年開業，或是「以人選書」的收書模式，林冠旻未曾想過單靠書店過生活。所以她寫補助、拉贊助、接標案，也到體制外教育機構教書；2021年她與夥伴創辦《加禮遠——專屬流域的宜蘭刊物》，至今發行六期，在宜蘭地區，已有一定的規模與影響力。

「最新出刊的第六期是『冬山特刊』，封面是一群拿著白布條，訴求冬山河的水域開放。過去《加禮遠》以文史議題為主，這次加入社會議題，以更大脈絡看待正在發生的事情發展。這是歷史的一部分，也是一種進行式的紀錄。」林冠旻說。

「身為一個左派，我要站在弱勢的一方。有錢是一種做法，沒錢也有另種做法，無論如何，該做的事情就是要做。」秉持著這樣的務實，林冠旻甚至表示，願意與不同立場、陣營的對手合作，化干戈為玉帛：「文化是永遠的弱勢，事情要有人去做，才會改變。」

自居左派者寥寥，大病之後，她定見昭昭；以書店作為媒介，承接前輩的意志，搬磚造橋、溝通城鄉，常人眼中的斜槓多工，對她而言卻都是同一份名為建設文化的工。

赤子之心，原不過不忍——既為不忍心，也是不殘忍，那年19歲的劫，將林冠旻撞離了生命軌道，眼望宜蘭長年癥結，因此心懷赤子般地衝勁；在林冠旻身上，「不忍」岔出歧異，更像一種「不忍耐」，看到問題，挽起衣袖，不忍耐地解決。

畢竟，「該做的事情就得做」，這就是她的忍道。

